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金蒲孤道：「我們離開河畔，並未耽擱與白素容下了兩盤棋，跟他的兩個女兒比劃兩陣，最多祇有兩個時辰，就進入玄天迷陣了……」

南海漁人想道：「別的不清楚，反正我在河畔與你分手後，今天已經是第三天了！」

金蒲孤一驚道：「三天？我以為一天還沒有過完呢？」

南海漁人輕歎道：「洞中方七日，世上已千年，你在那暗無天日的屋子裡，自然不知道日子過得多快！」

金蒲孤想了一下道：「想想也差不多，難怪劉日英給我送吃食來時，我感覺到饑意很烈，像我們這種練武功的人，一兩天不吃東西是常事，不過照這種情形看來，老耿的情形就不太妙了！我得先看看他去！」

南海漁人一怔道：「你不去找劉素客了？」

金蒲孤道：「劉素客若是還在，我遲早去找他都是一樣，若是不敢見我，一定早溜了！」

南海漁人急道：「那你也該去看看，劉素客縱然要溜，也不會把別人帶走的，你

用不著急這一會兒功夫！」

金蒲孤搖頭道：「老耿嗜棋若命，與家師對局時，連下三天三夜都不會感到疲倦，現在遇到奕仙奕神那等高手，他怎麼肯睡覺呢！我怕他是受了劉素客的迷魂術所惑，要是不趕快把他弄醒，就再也無法救醒他了！」

南海漁人呆了一呆道：「隨便你吧！反正我並不想跟劉素客見面，此行完全是想替你出點力！」

金蒲孤不理他，卻反問道：「老耿在那一間？」

南海漁人道：「北屋第三間後進，前面是公用的大廳，令師天山逸叟在第二間，那兩幢大一點的是白老頭父女與竺老頭兒的……」

金蒲孤逕直對北屋行去，推門而入，卻不見人影。

南海漁人也跟著過來，見狀奇道：「一個時辰前他們那還在，你看桌上的殘棋未竟，難道劉素客真把他們帶走了！」

金蒲孤卻不答話，轉身又朝隔壁而去，屋門大開，裡面也不見人，南海漁人道：「這是令師天山逸叟的居室，他一定沒有離開……」

金蒲孤點頭道：

「我知道，那桌上的綠玉葫蘆是家師最心愛之物，他老人家若是走了，斷然不會把這個東西留下……」

說著過去把綠玉小葫蘆拿了起來，臉色忽地一變。

因為葫蘆的玉塞已經拔開了，裡面放著一張小紙條，字跡的確是天山逸叟的，落筆卻極為凌亂：「速行！莫作搜索……」

南海漁人湊過來看了驚道：「劉素客果然將他們都帶走了……」

金蒲孤搖搖頭道：「不！劉素客若是把他們帶走了，家師就不會留這張字條，劉素客居然用他最下策的方法來對付我了！」

南海漁人詫然道：「什麼方法？」

金蒲孤咬牙冷笑道：「武功！」

南海漁人一怔道：「不會吧！他不會武功！」

金蒲孤一言不發，把葫蘆的蓋子塞好，揣入懷中，轉身朝外行去，南海漁人猶自在後面問道：「老弟！你不能衝動！把事情想清楚……」

金蒲孤斷然道：「不用想了，劉素客智拙計窮，祇好用他最看不起的方法來對付我，他不會武功家師與老耿卻是絕頂的高手……」

南海漁人一驚道：「你是說劉素客會用他們來對付你？這似乎不太可能吧？令師未必會聽他們的話？」

金蒲孤冷笑道：「家師若是在清醒的狀態下，劉素客怎麼能命令他老人家，可是在他神志昏迷中就不敢說了！」（七十四）

「關於這個部分，你的看法是？」

「我想或許是有人趁我失去知覺的時候，殺了九十九龍馬再逃離現場。」

「的確如此，可是，有一點卻讓人覺得很奇怪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嗯，多門連太郎……你知道是多門先生最先發現命案現場的嗎？」

「是的，剛才神尾老師告訴我了。」

「多門先生聽見你的慘叫聲，就到處循聲尋你的下落，他好不容易找到那個房間，卻發現門外上了鎖。於是他祇好站在門外叫你的名字。對了！你有沒有聽見他的聲音？」

「智子顯得有些吃驚。」

「沒有，我沒有聽見，我想這一定是我昏過去之後的事。」

「或許吧！可是多門先生說，你雖然沒有回答，但他卻感覺到屋內似乎有人在移動。多門先生從門縫裡往里瞧，發現確實有人橫在門縫前。因此多門先生立刻使出全身的力量去撞門，但是那扇門非常牢固，怎麼撞也撞不開。」

「這時，道場的男孩們聽到多門先生撞門的聲音，紛紛跑了出來，多門先生於是用槍威脅著他們把門打開，他一過去，就發現……九十九龍馬被從後面捅了一刀，你則昏倒在一旁，而且那個房間的所有窗子全都從裡面上了鎖。」

一聽到等等等警官的最後那句話，智子突然覺得全身的血液都凍結住了。

她拼命睜大眼睛，可是眼前卻逐漸模糊起來，就連等等等警官和金田一耕助的臉也逐漸朦朧了。

此時，月琴島上那間微暗的、上了鎖的房間又再度浮現在智子的腦海。

（「神尾老師聽到你母親的慘叫聲之後，立刻跑到那間房間，當時她發現門從裡面上了鎖，又插上門門；神尾老師請你母親開門，等門打開，她進去一瞧，卻看見房內除了你死去的父親和驚慌失措的母親之外，並無他人，而且你知道，那個房間除了門以外，沒有其他的出口。」）

剛才九十九龍馬說的話一字一句地浮現在智子的腦中。

（這麼說來，十九年前的慘劇，今天又再度重演了嗎？就像媽媽在發病中殺了爸爸一樣，我也在失去知覺時，失手殺死九十九龍馬嗎？）

不知何時，神尾秀子已來到智子的身旁，緊緊握住她的手。

「智子小姐，振作點。」

看到神尾秀子慘白的臉孔，智子祇得努力不讓淚水湧出來。

「老師，你放心，我不會再失去知覺了。對了，警官。」

智子轉頭看著等等等警官。

「這究竟是怎麼回事？難道是我殺了九十九龍馬嗎？」

面對智子的追問，等等等警官也祇能藉著乾咳來緩和氣氛。

「不，話也不能這麼說。其實，當我們聽到多門先生的說詞時，的確以為你是為了抵抗九十九龍馬的侵犯而失控殺人。但是，後來我卻發現一些不合常理的情況對你非常有利……」（一一〇）

女

人

峰

●橫溝正史

圈套

倪匡

鐵大將軍一聲長歎：「我是死過來的人，當然容易看得透，可是也有很多人，到死都不透的，這是一個矛盾：在圈套中的人，活得極起勁，名、利、權，都有爭奪的目標，所謂『有積極的人生意義』，而跨出了圈套的，生活就是剩下時間的消磨——那是好聽的說法，說得直接一些，就是等死。」

他的遭遇，使他有這樣的感歎，我並不同意：「像你這樣的情形，正好可以思考，把你想到的記錄下來，影響他人。」鐵且哈哈大笑：「想做聖賢，別忘了絕聖棄智，人類才不受擺佈。」

我長歎一聲，他提起了釣桿，取下了魚，又拋進了湖水中，轉過頭來：「打電話給天音，這孩子，唉。」

我笑了起來：「這孩子很好，你完全不必為他唉聲歎氣，我剛才還以為你真的脫出了圈套了。」

鐵且自己也笑了起來。

和鐵天音通電話，我首先問：「那小女孩怎麼樣了？」

鐵天音聲音苦澀：「沒有起色，而溫寶裕也難再躲下去了。」

我也祇好苦笑，鐵天音卻又告訴我一個意料之外的消息：「找到了。」

我「啊」地一聲：「他……怎麼樣？」

鐵天音的回答，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：「一般遊艇在海面上把他救起，他還活著，我得到了訊息去看他，他說，他一定要見了你才會死。」我一時之間，說不出話來。常言道：閻王注定三更死，誰敢留人到五更。陶格已經衰老到了這種程度，他怎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死亡時間？」

我沒有立刻反應，鐵天音多半知道我在想什麼，他道：「陶格先生的情形有點怪，無論如何。你要盡快趕回來。他說，雖然他勉力堅持，但也不能堅持多久，我會和苗疆聯絡，尊夫人說你到家父那裡去了。」

我吸了一口氣：「我才和令尊相會——」

鐵天音打斷了我的話頭：「請你和機場聯絡，盡快來，陶格有事要告訴你——他祇肯告訴你。」

我歎了一聲：「好。」

和機場聯絡的結果，是兩小時之後，就有班機，於是，我和鐵大將軍的相聚，祇好提前結束。先回到了他簡樸的居所，他斟了兩杯酒，一人一杯，他道：「看你這種趕來趕去的情形，就覺得——」

他頓了一頓，我問：「是感到可憐還是可笑？」

鐵口一舉起了杯，長吟：「莫思身外無窮事。」

我把杯中的酒，一飲而盡，接了一句：「且盡生前有限杯。」

念著老杜的詩句，我們兩人都有無限的感慨。可是感慨還感慨，該什麼時候起飛的飛機，還是不會等人，我擁抱了這位退隱的大將軍一下，就匆匆告辭。（九十二）



「會成孤兒不是你的錯，余府並沒好好待你，否則你一個閨女不會出面為余府求情，那一定是余仲豪要你這麼做的。連自己未婚妻都保護不了的男人，不配擁有你，你嫁給他也不會幸福的。」霍非凡雖然語氣平淡，也聽得出他話意裡的不以為然。

凌觀兒伏在丈夫懷中，在他的心跳聲中聽著這些話，她心中很有感觸，忍不住低歎口氣。

「不准歎氣，尤其是為了余仲豪，他沒資格得到你的關心。觀兒，這世上唯有我才能給你幸福。」

在狂傲的回答中，凌觀兒能感受到霍非凡對她的感情；專制中有真情，她明白他不會說甜言蜜語，不懂得表達他的感受，但是他對她的好、對她的寵愛都表現在行為裡，她懂。

瞭解了這一點，她更加肯定自己的心已全給了霍非凡，因此表哥的事她要快些解決，不能再拖了。

凌觀兒很丈緊丈夫，心中想著事情，不過一會便迷迷糊糊睡著了。

霍非凡久久沒聽到凌觀兒的回應，低頭看去，這小傢伙竟然睡著了，令他又氣又想笑。但是看他緊攬著自己，一副滿足的模樣，他也祇能克制自己的慾望，不吵醒她。

磨人精，今晚就放過你，明天再一起討回！

隔天，凌觀兒一早醒來，伺候丈夫梳洗穿衣，一同用完早膳後，霍非凡才離開。

今天天氣不好，陰雨沉沉，更顯得清冷，所以凌觀兒沒出門，待在房裡看書。丫環綠萍生病了，留在自己房裡休息，雪蓮忙完事後，她就讓雪蓮到廚房端些食物去照顧綠萍，所以房裡祇剩下她一人。

「叩！叩！」敲門聲響起，凌觀兒抬

頭應了聲，結果走進來的是何大娘。

「何大娘，你怎麼來了？」凌觀兒驚訝地看著何大娘。

何大娘行禮後回答：「余少爺再三吩咐請九夫人看了信一定要回信，我是來看看夫人您的回信寫了嗎？」

如今，何大娘是唯一能給她意見的人，凌觀兒祇好將她的決定和表哥的誤會告訴何大娘，看她有什麼辦法？大娘作樣想了下，便告訴凌觀兒：

「既然如此，九夫人您就約余少爺當面談一談，這樣誤會才能解釋清楚。我知道兩天後八夫人要到相國寺上香，九夫人可以一同前去，我再請余少爺到相國寺和九夫人私下見面，這樣一來就可以說明白了。」熱心地提供見面時間、地點。

「這樣好嗎？」見面雖然能說得清，但是她現在是霍非凡的妾室，私下和表哥見面，豈不是有違禮儀？若讓霍非凡知道，後果她更是想都不敢想。

「九夫人，這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，雖然要冒些險，但能徹底和余少爺說清楚，也可以了去九夫人您心上的的一件大事，祇要小心一點便不會有問題的。」何大娘味著良心勸凌觀兒。自己雖然不忍心推她入陷阱，但她也是被逼的，不能怪她啊。凌觀兒猶豫著。這是件大事，不能不小心，讓她很難下決定。（六十四）

非凡莊主

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柯爺說罷，丟下門栓，拾了地下鋪箋籠於袖中，忙去整冠束帶，也不用轎子，祇帶了兩個家丁跟隨，氣沖沖直奔宣府而去。

這裡秀林又假意叫丫環在地下扶起寶珠，倚在一個丫環身上睡著，取了盞湯灌下。寶珠悠悠甦醒，祇叫：「疼死奴也！」秀林又向前安慰夫人，夫人不辨妖妄偽，反感激秀林。這都不在話下。且言柯爺一路來到宣府，也不用人通報，直奔廳中而來。正值宣爺偕著裴爺在那裡閒談，忽見柯爺氣沖沖的大踏步上廳，大家祇得起身相迎，見禮，分賓坐定。

有家丁送過茶。茶畢，裴爺道：「今日柯兄到此，有何不豫之色？」柯爺道：「家醜難言，說起來令人羞死。」宣爺吃驚道：「請問襟兄，有何難言之事？」柯爺道：「你我兩家做親，禮犯嫌疑，不做就罷了。你家令郎胸中總丟不下我的女兒，還百般勾誘。你令郎壞我門風，可有這個禮兒？」

宣爺大驚道：「有這等事？我家畜生勾誘你家令媛？是什麼時候？是在哪個地方？還是襟兄目見的，還是耳聞的？」柯爺道：「就是你襟兄大壽第二天，在你書房中做的勾當。」宣爺聽說，一想，哈哈大笑道：「襟兄之言差矣！賤辰第二天，是小弟帶了小兒出去謝客一天，小兒並不在家，怎麼引誘令媛？」柯爺見宣爺不認帳，怒道：「你說令郎不在家，怎麼有個憑據是你令郎筆跡？且情事顯然，難道我冤賴你令郎麼？」

宣爺見有憑據在他手裡，心下犯疑，也假怒道：「憑據在哪裡？」柯爺忙將鋪箋取出與宣爺一看。怎生處治登鯨，且看下文。

第七回 計誘老拙 珠拾江心

詩曰：
但存百折不回去，卻少慈祥婉轉心。
人人殿中何味味，可憐愚拙世難尋。
宣爺將鋪箋接過一看，果是登鯨的筆跡。做的四首《玉人來》詩下，又有兒子的名諱。心下暗吃一驚：「那日登鯨隨我出門謝客，並未離我身邊，因何這一幅詩又落在姨侄女手裡？事有可疑，且待我喚登鯨出來，當面一質，便見分曉。」

想罷，對著柯爺叫聲：「襟兄不必發躁，這鋪箋卻是小兒的筆跡，不知他是何時做的，亦未必憑此一詩便勾誘你家令媛。」柯爺怒道：「你也不要在此護短了。賊證現在是賴不去的。我少不得回去將無恥女兒處死，以免家醜外揚。你家兒子敗壞我的門風，難道罷了不成麼？」（二十三）

神機妙算張太乙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